



9月5日，家庭病床上的钟叔河先生。

## 1. 种田收谷

岁月皴染，他白了眉毛，蓝了眼珠，脖子上围着口水帕，用右手手指指自己的光头，告诉我们左半边身体不听使唤，只有头脑还清醒。

他招呼大谢（家庭助理）倒茶搬椅，让人人都安坐，问起每个人的名字。礼数周到，有长者的温暖。

尽管多年没见面，但他仍叫得出记者的名字，要赠送一本他的新著《暮色中的起飞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4月出版）。他在小桌子上，用右手写出名字，准确无误。又三次叫大谢换笔（病床旁的书桌上有两排笔架盒，盒内堆满了各种型号和颜色的笔），直至换到一支大小适中，能写出蓝字的笔。一笔一划地在书的扉页上写下了16字的赠言。

老编辑的认真丝毫不改。他正在看一本民间读书刊物《梧桐影》，其中一首诗中的一个字因平仄不对，他改成了“仍”，用红笔标记，想必还推敲良久。

小桌子上还摆着他正在校对的《书堂谈吃》，已不知是第几个版本。他十余岁起即喜读周作人文，1963年谁和周氏通信，1986年在岳麓书社率先编辑出版《知堂书话》，近40年过去，他仿佛又回到了最初当编辑的激情岁月。

不，1980年，49岁才当编辑的钟叔河急着要编的是《走向世界丛书》，探索中国向何处去。今天的他感觉时间举着鞭子，赶得更急了。

他竭尽全力保护着他的“编写工具”，在医生建议他右手扎针输液时，他坚持把针扎在病肢上。靠着这只神奇的右手，在这20岁高的念楼中，他仍然像农人一样种田收谷，甚至比大病前更起早贪黑。

三年来，他出版了十卷本的《钟叔河集》和散文集《今夜谁家月最明》《暮色中的起飞》《念楼随笔》《念楼书话》等，他和夫人朱纯共同编著的《过去的大学》第四版面世。

一函三册的《钟叔河师友书札》一波几折，最终也由湖南省出版工作者协会在今年8月印制出来了。全书收录了551封书信，他一页一页翻给我们看，除一册释文，那两册原色影印的信件手迹，多来自二十世纪名字如雷贯耳的文艺界出版界的大家或官员，写者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，雅致、温情，带给人书法艺术的美感和难忘的感动，而信的内容，是值得记取的历史。

是什么力量让他拖着病体，艰难执着地做这一件事呢？他的声音有些含混，但表达清晰：对后人，对做书的人，总有点用。

他固执地坚持：“我只写我自己所知、所感、所思。”他也敢直言钱钟书的《围城》不如《宋诗选注》，后者有他自己的文学见解。尽管钱钟书平生唯一一次主动为他编的《走向世界丛书》作序，他也非常尊敬钱先生。

他只用自己的“杯子”喝水。他著《念楼学短》，当时已经90多岁的杨绛为之作序，大赞：选题好，翻译的白话好，注释好，批语好。他说：“古文最简约，少废话，这是老祖宗的一项特长，不应该轻易丢掉。”1991年初版只印3000本，2020年再出，卖了10多万本。2021年，现代出版社配上萌趣十足的插图和范读音频，改编成一套《钟书河：给孩子读文言》，大受欢迎。2023年4月，人民文学出版社精选再版《绝妙好文——念楼学短选读》。

有价值的书和人不惧时光。

身体困于病榻，头脑却异常敏锐活跃，为国家为青少年的未来忧思。记者不禁想起旅居美国的许倬云先生，只比他长一岁，为腿疾所困却著述不断，始终关心着世界和人类的未来。他马上叫大谢拿来病床对面小书柜上的一本书《长者是一扇窗——9位老人和他们所撬起的人生重量》。他翻开目录，第二位许倬云：寻路人；第五位钟叔河：我的杯很小，我用我的杯喝水。

他用头脑和右手，与大谢训练有素的默契，在病榻上掌控着一切。窗外的天很蓝，阳光依然很烈。



9月5日，病榻上的钟叔河先生给记者讲述书中的故事。

# 钟叔河：暮色中起飞

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易禹琳 黄煌

他就在那里，20楼的一张书桌旁。

长沙，春去秋来。每次走过营盘东路，总忍不住驻足，仰望。那一瞬，有无比的安心。世界纷纷扰扰，总有些不会变。

2024年9月5日，日历上是三毛的句子：我们还年轻，长长的人生可以受一点风浪。迫不及待想去看他。门牌仍是周作人集字的“念楼”，门上多了三行字：家庭病床病室，入内请戴口罩，用消毒液洗手。门铃应是常常被人按响。

进屋，一怔。客厅空空，靠窗的书桌没了，人也不在。进到最里间，他坐在摇起的病床上，清瘦，那双眼睛盛满了热情，仍是那样亮。

走过长长的人生，经历过不只一点风浪和四次中风后，我们确认：94岁的出版家钟叔河先生依然年轻。暮色中，那一米宽的病榻化作长长的跑道，他一次次起飞。

## 2. 陌上花开

“你一定来自那温郁的南方！告诉我那里的月色，那里的日光！告诉我春风是怎样吹开百花，燕子是怎样痴恋着绿杨！”

这首何其芳诗歌《预言》中的一段，他曾在1949年9月的一天中午，在《新湖南报》办公室里激情洋溢地诵读。75年过去，铿锵的感叹号变成了平静的逗号，他的声音里饱含历经沧桑愈发纯真的深情。

“记得青山那一边，年华十七正翩翩。多情书本花间读，茵梦徐衰已卅年。”打开相册，他指着一张活泼灵动的年轻女子的照片（当年喊他一起去报考“新干班”的尚久骊，后来远走新疆，也是他的“茵梦湖”），告诉我们：王蒙在新疆时就说她是“永动机”。

相册里有他和夫人朱纯年轻时的合影，“我坐牢，她一个人要养活三个女儿，从没有怨言。我是49岁才晓得要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。”他感慨，和朱纯结婚，是他一生中最成功的事情。年轻人如何选择人生伴侣？他的答案简单明了：“选择妻子，就是选择自己儿女的母亲”。

相册里还有他一生的挚友朱正，朱正只比他大三天，他俩一个研究鲁迅，一个研究周作人，堪称异性兄弟。谈起过去的事儿，朱正的名字不时从他嘴里蹦出来。

看了几张老照片，他就合上了眼睛，不想再看，往事汹涌，常让他流泪。

我们惊讶他在暮年还有如此旺盛的创造力，似乎天生适合当编辑。他连连否定：自己只读到高二，谈不上有什么文化。初中想学植物学，高中又想学考古，对地理也很感兴趣。理想的职业是当一名中学教师，寒暑假读自己喜欢的书，他至今还订有地理杂志。

其实，他当编辑还是有迹可寻的。海豚出版社送给他85岁的寿礼，就是一本他14岁时写的《蛛窗述闻》。抗战胜利后读初二的暑假期间，他把夏夜冬闲听

父老交谈的可喜可愕之事，模仿古人用文言文写成了41则“笔记”。少年自成一体的字体和文字的老练，令我们啧啧惊叹。这应了他后来说的话：好编辑是编出来的，也是写出来的。

同去的“00后”实习生女孩向爷爷表达她的困惑：作为生活在网上的一代，线上阅读和线下阅读如何平衡？

老人嘶哑着嗓子，用右手写字兼画图辅助，努力讲明白：老祖宗把字写在龟甲兽骨上，后又写在简帛上，孔子读《易》，“韦编三绝”，串简的皮条翻断了三次。埃及人用炭黑写在纸草上，古巴比伦人把契形文字用小木棒划在湿黏的土板上。载体一直在变，手机上阅读和读纸质书只是文字载体的不同。

他肯定，文字载体的变化，让人们读得更多更广了。年轻人见的世面也多了，但并不是多就会表达。他打比方，现在年轻人都用微信交流，一写好多条，但古人写信：陌上花开，可缓缓归矣。9个字表达一个丈夫思妻盼归的心情，有无尽的浪漫和诗意。

24岁升正处，27岁被开除，想过“躺平”或“啃老”吗？他说，他也消沉痛苦过，但不想“啃老”。他拖板车，当搬运工，只是身上的劳累；画图纸，做木工也算手艺活，能养活一家子。

“我只是一个普通人。”他再三强调，遇上了不普通的时代。机缘之下，当了编辑，编写了一些书，谈不上多大成就。

对年轻人，他觉得没有什么资格可以说教。如果有可能，多读一些书。也不建议一定要读哪一类书、要读谁的书。当然，看书要动脑子，读书不完全是眼睛的劳动。

他好像没有谈什么，但他向我们展示了他的爱情、友情，他的择偶观、择业观，似乎把年轻人关心的都谈了。

## 3. 暴雨夕阳

见到他了。

这些年，他为很多师友写过挽联。2021年，比他大四岁的姐姐也去世了。他指了指自己动不了的半边身体，说：生不如死。我们用潘汉年曾经对他说过的四个字“你还年轻”来安慰他，他摇摇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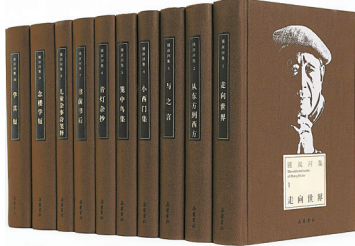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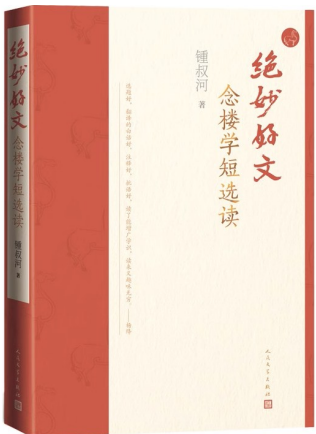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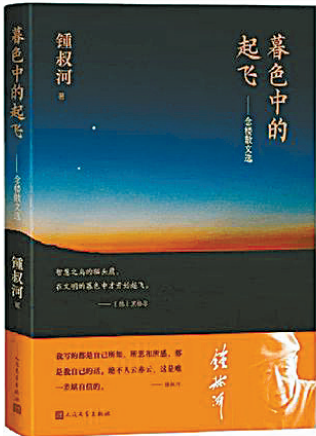
是啊，他不需要安慰。早在1991年，他的“出血性脑梗塞”发作过三次，他在和《读书》编辑谷林的通信中谈笑风生：一次比一次重，肯定必死于此，倒也有一点好处，就是其来毫无前兆，一来就人事不知。其实已死过三回了，不过都“假释”出来了而已，何时正式“收监”，则还不知道。

对于死亡，他有清醒的认知：“越是神智清明，越难割舍世间的爱，这便是大苦楚。”他希望顺其自然，像兰德诗云：我双手烤着，生命之火取暖。火萎了，我也准备走了。或者像丘吉尔那样：酒店关门我就走。

现在，他还是那个持着火炬的人。每天准时收看《新闻联播》，看电视剧看得泪眼婆娑。仍通过大谢和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，楼下的王平仍然经常上来聊天，朋友圈里年轻人越来越多，昨天，他还买了20本《暮色中的起飞》。

和他挥手再见，他平静地说：不是再见，是永别！殷殷祝福：你们还年轻！闻之怆然。

出门，突然闪电炸雷，狂风暴雨，夕阳挂在天际，美得惊心动魄。



以上是钟叔河先生这三年来在病榻上出版的部分图书。（资料照片）



9月5日，钟叔河先生的客厅兼书房，摆满了图书。

本版照片除资料图片外均为湖南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童臻熙 摄